

【书中人生】

故国世臣

□思宁(校报编辑)

提起梅贻琦先生,最为人们熟知的是他关于大学、大楼与大师的那段名言。其实,他那段话的前面还有一句:“孟子说,‘所谓故国者,非谓有乔木之谓也,有世臣之谓也’,我现在可以仿照说,‘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。’”如果最后一句表达了梅先生的治校理念,那么前一句则寓意了他的为人准则。大师之于大学,与世臣之于故国,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。读《南渡北归·离别》中关于梅贻琦先生的记述,三件事情可以体味先生的人生修为。

不留北平。上世纪四十年代末,国家面临“三千年未有之

变局”,南京政府实施“抢救学人”计划。其实或去或留,均前程未卜。仓皇逃离的人们,抉择的前提无非是政治见解或个人前途。共产党通过各种渠道传达希望梅先生留下的信息,梅也自信没做过对共产党不利的事,但他还是抛下他挚爱的清华师生执意南飞。围城之下,隆隆炮火中,飞机一座难求,梅先生虽确定要走却坚持“不是接我的我不走”。决意果断,临危不乱,镇定从容。

不任高官。风雨飘摇中的南京政府任命他为教育部长,梅先生坚辞不就。拒绝做官和飞离北平其意无他,均因心中系念一件大事:保护清华大学

在美国的庚款基金。梅先生出任“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”驻美机构“华美协进社”常务董事,以自己的职权、威望和影响,阻止了台湾当局将基金调拨到政府使用的企图。他曾试图用此基金为清华购买图书仪器、订购期刊未果,后来历尽艰辛在美国创办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,继而创建台湾清华大学。

不留遗言。掌管着清华基金巨款的梅贻琦,个人生活却极为困顿。微薄薪金难以支持家人生活,年逾花甲的妻子在美国到处打工,在衣帽厂缝纫,到医院做护工、去盲校照料盲童,做的都是最底层的工作,生活之清苦令人心酸。梅先生走

得坦荡,无任何遗产要叮嘱,去世前未留只言片语。人们从他随身不离左右的一个手提包里,看到的只有清华基金账目,笔笔清清楚楚。

在清华任教十三年,掌校十七载的梅先生,正如孟子所谓的“世臣”。有操守,有担当,非为一己谋前程;高贵自尊,无论夷险,不为外境所左右。不过他心中的“故国”应该是文化,是教育。回望重要历史节点,总有人以一种不可移易的使命感,渗入骨髓的贵族精神,守望着心中的文化故国,遗世独立,与众不同,如王国维,如陈寅恪,这是他们的为士之道。毕竟,文化是命脉,是薪火,是一个民族的根。

【读书存疑】

《红楼梦》中到底几次“葬花”

□阿布(自由职业者)

周汝昌在其红学专著《红楼梦艺术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)中云,“读《红楼》的人,往往只知道有一次‘葬花’,而不知实有两次……葬花第一次在第二十三回,是暮春;第二次在第二十七回,是孟夏。首次葬的是桃花,二次葬的是石榴、凤仙等杂花。著名的《葬花吟》是二次的事,但人们(包括讲者、画者、演者……)常常弄混了,以为都是一回事。”其实,周汝昌的讲法并不尽然,在《红楼梦》八十回本中,先后有三次葬花。

第一次,春暖花开,满是懵懂的情愫。宝玉在桃花底下从头细玩《会真记》,正看到“落红成阵”,只见桃花落得满身满书满地皆是,踌躇间,黛玉来了,肩上担着花锄,上挂着纱囊,手内拿着花帚。黛玉道,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,如今把他扫了,装在这绢袋里,拿土埋上,日久不过随土化了,岂不干净。宝玉听了,喜不自禁,笑道,待我放下书,帮你来收拾。黛玉道,什么书?宝玉把书递了过去,黛玉把花具且都放下,接书来瞧,从头看去,越看越爱,笑道,果然有趣。宝玉笑道,我就是个“多愁多病身”,你就是那“倾城倾国貌”。黛玉听了,不觉带腮连耳通红,薄面含嗔。两人又嬉笑说闹了一阵,便收拾落花,掩埋妥帖。

第二次,众花皆卸,是祭饯花神的日子。宝玉看见许多凤仙石榴等各色落花重重地落了一地,便把那花兜了起来,到了那日同黛玉葬桃花的花冢,只听山坡那边有鸣咽之声,哭得好不伤感。宝玉住脚步,听她哭道的是那《葬花吟》。原来,是黛玉错怪了宝玉,可巧又遇见饯花之期,一腔无明未发泄,又勾起伤春愁思,因把些残花落瓣去掩埋,由不得感花伤己,不想被宝玉听见。当宝玉听到“依今葬花人笑痴,他年葬侬知是谁”、“一朝春尽红颜老,花落人亡两不知”等句,不觉恸倒山坡之上,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。

第三次,在第六十二回,是宝玉生日那天。白天很热闹,以致湘云醉眠芍药榻,午后,香菱见宝玉蹲在地上,将方才自己的那枝夫妻蕙与宝玉的那枝并蒂菱,用树枝儿掘了一个坑,先抓些落花来铺垫了,将这菱蕙安放好,又将些落花来掩了,方撮土掩埋。这里的夫妻蕙是兰花,凡蕙中有两枝、并头结花者为夫妻蕙。在《红楼梦》不同版本中,有作并蒂菱的,也有作并蒂莲的,但都是指并蒂菱(莲)花,这一点,曹雪芹在书中写得很清楚。夫妻蕙、并蒂菱和连理枝一样,都象征着幸福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。这天晚上,就是那场空前绝后的“寿怡红群芳开夜宴”了。

第三次葬花与前两次比较,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把花葬在那个花冢里。但这一天,曹雪芹用了近两回的篇幅来描写,是整部《红楼梦》里一个极重要的时间节点,之后,再也没有这般欢乐的情景了。第三次葬花,与前两次一脉相承,遥相呼应,隐喻着宝黛爱情的悲剧宿命,是不该被忽视的。

一本书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,一本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沉静的阅读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得,然而只有阅读才能滋养我们的心灵。

喜欢一本书,或者喜欢许多本书,只要发自内心的,只要曾经有所感有所悟,不论是当下的新书还是过去的经典,都可以写出来与大家分享。篇幅无需太长,言简意赅千字文足矣。

投稿邮箱:qlbook@163.com

【科技读本】

数据·历史·文化

□陈心想(学者)

美国文化中有个特点,“上帝与数据共舞”。这大概是涂子沛初到美国读书就体会到的,并由此触发了他后来的大数据研究,以布道者的执着精神,为华人世界传播数据理念和文化。在他的《大数据》出版后,两年磨一剑,2014年又推出了大数据的第二部:《数据之巅》。这本书不仅秉承上本书通过数据观照社会发展和民生人文的思路,而且以长镜头的方式,向我们娓娓道来大数据的前世今生:大数据如何在美国的历史上一步步走来,并且形成了美国人日常生活的文化。

涂子沛通过数千篇文章的阅读与整理,以数据在美国的发展为主线,归纳出不同的数据历史时代的命名,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比如最早的时代,叫“初数时代”,这个时代是美国刚建国,立宪,要解决政治体制和权力配置问题,他们开始数人头,用数据来分权力。这就要求有人口普查。人口普查需要统计员,要对大量数据进行整理和计算,促使数据技术和文化进一步发展。就是这个开头,造成了后来对数据处理技术的迫切需求,进而出现了打孔机,再后来出现了计算机,在早期计算机基础上,又有了个人电脑,到如今的互联网。看似偶然的人口普查,竟然在一二百年的时间里,演化出了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。人类文明的演进就是这样在不经意间过来的,绝不是一开始人们就设计好的。“初数时代”的美国建国者们,不会预料到他们为了权力配置问题开启的人口普查,重视数据的文化,竟然后来激发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发明,出现了“大数据时代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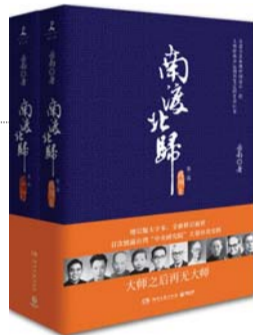
数据成为了美国人政治和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随着统计技术的发展,开始用数据进行预测,进一步推动数据技术和文化的发展。书中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从总统选举的民意调查预测,到对电影《乱世佳人》票房的预测,数据开始以帝国膨胀的姿态,向社会各个领域和角落扩张。《乱世佳

人》直到盖洛普的调查全部完成,才开机拍摄,而且拍摄方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,几乎全部听取了盖洛普的建议。这是早期非常经典的一个利用数据获得商业成功的例子。我们现在的市场调查就是数据商用的历史继承。

数据通过抽样时代,也就是像盖洛普这样的抽样调查之后,随着互联网和传感器等技术的发展,大数据时代来临了。抽样技术并不是僵旗息鼓,而是依然在发挥作用。同时,因为全数据的可获得性,在一些领域或者一些方面,全数据正走进人们的视野。大数据挖掘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影响无处不在,极其深远。我们都在大数据之中,不同的人受益或受害可能不一样,但都逃离不了大数据海洋的包围。

作者对数据的历史梳理,是为了服务当今社会。我们的社会正在走向“通往计算型的智能社会”。美国的计算型社会可能是到来比较早的,我十几年前刚到美国读书时,就发现这个国家很重视数据和计算,社会科学对学生的计算要求很高。而这种计算,都是决策所需要的。虽然数据不是决策者唯一的依靠,因为还有利益博弈,但是,首先要拿数据来支持你的观点,这是最重要的基础。大概有了数据,才更容易在不同价值观的人们面前获得沟通的基础。我与合译的扎勒的《公共舆论》一书,就讨论过这个问题。美国共和民主两大党的辩论,怎样能达成辩论的共同平台?就是数据。你可以去检验数据的来源,处理过程等等,但是只要都能接受数据的说服力,就有了共同的平台。

作者还把“智慧城市”专章做了介绍。这大概是目前数据应用非常有前景的领域之一。城市容纳的人口越来越多,从日常的垃圾处理,到商场购物、出门停车等等,如果有了数据帮助我们,就如同有了GPS,生活就便利多了。你可以知道附近哪里有停车位、价格如何、距离多远等等,就能节省大量因信息不对称而浪费的时间。



【闲读随笔】

最好的科幻和最坏的解读

□孙赛波(教师)

最近《三体》很火,得到了雷军等科技界大腕的热捧。找到雷军关于《三体》的微博来看,原来他推崇的是其中的“黑暗森林”和“降维攻击”。

“黑暗森林法则”在《三体》中是这样描述的——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,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,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,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,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儿声音,连呼吸都必须小心翼翼:他必须小心,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潜行的猎人,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,能做的只有一件事——开枪消灭之。在这片森林中,他人就是地狱,就是永恒的威胁,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将很快被消灭,这就是宇宙文明的图景。

我没有在商,所以不敢言商。我也不知道真实的商场是否也如“黑暗森林”一般残酷,但我固执地相信商界不是如此,人类不是如此,宇宙也不是如此。就如《三体》作者刘慈欣在其英文版的序言中所说:“科幻小说描写最糟的宇宙,是为了能有一个最好的地球。”无疑“黑暗森林法则”下的宇宙是最糟的宇宙,而我们的地球,我想哪怕不是最好,但也绝不是最糟的地球。“黑暗森林法则”下的商界必将是尔虞我诈、你死我活,不惜“降维”也要绞杀对手的商界,而我所知的商界,确实不乏丑恶,甚至有些时候无所不用其极,但共存互利毕竟占到了主流。

我想起多年前跟一个领导出差共住一个房间,领导推心置腹语重心长地向我推荐小说《沧浪之水》。就在我以为遇到知己打算上去亲切握手的时候,领导一番感慨却彻底推翻了我的三观,从此不敢和他有任何深入交往。领导说,如果我五年前能读到这本书,我绝对能爬到比现在高得多的位置。对,他用的词就是爬。《沧浪之水》里所讽刺、所抨击、所愤怒的却是他相见恨晚的。如果《沧浪之水》的作者阎真能听到他的这段说辞,不知会作何感想。我的那位领导对《沧浪之水》做出了最坏的解读,而雷军则对《三体》做出了最好的解读。

无疑,《三体》是当代中国最好的科幻,没有之一。但目前对《三体》的解读却停留在表层。一方面,作为类型文学,科幻小说向来不入学院派文学批评家的法眼,得不到官方的认可;另一方面,虽然来自好莱坞的科幻大片席卷全国,创下一个个票房神话,却少有人关注真正的科幻创作。对《三体》进行解读本来不是仁者见仁的事情,但作为一个科幻迷,我更愿意看到大家从科幻的角度来解读《三体》。

《三体》要传达的,不应该只是理性至上、生存第一的“黑暗森林”,还有云天明送给爱人的星星,还有逻辑对整个人类的照护,还有丁仪对物理本质的痴迷,还有三体文明一代代生存的坚忍,甚至还有歌者的诗。

期待有最好的解读来配得上中国最好的科幻——《三体》。

